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62

2008年8月29日

\*\*\*\*\*

## 一些人使勁鼓吹的“普世價值” 實質上就是美國的價值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周新城

近來，有那麼一幫子人使勁地鼓吹“普世價值”。他們說，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平等、博愛等是“普世價值”，在這些“普世價值”面前沒有必要區分姓“資”姓“社”，中國不應強調特殊性而自外於這些普世價值。“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功績”就是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權、法治、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日漸成為我們文明中的核心價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所走過的歷程，就是不斷學習和實踐人類普世價值的過程”。有人還提出“解放思想應該有核心目標”，這個核心目標“就是要確立普世價值”。主張無論是經濟、

政治還是社會、文化方面的理論創新，都必須以“普世價值”為尺度，跟國際上的民主、憲政等主流觀念接軌。一時間，“普世價值”成為時髦的流行語。

他們鼓吹的“普世價值”的實質是什麼？它究竟是不是普世的？中國是不是要沿著他們鼓吹的“普世價值”去發展？這些都是事關我國前途、命運的大問題，需要認真探討。

### 所謂“普世價值”並不是普世的

什麼叫“普世價值”？也就是說，價值的“普世性”指的是什麼？顧名思義，應該是：第一，這種價值觀念適用於所有的人，不管哪個階級、哪個個人，都贊成並實踐這種價值，即它具有普遍適用性；第二，這種價值觀念適用於任何社會，不管哪種社會經濟形態，都存在並適用這種價值，即它具有永恆性。使勁鼓吹“普世價值”的人，雖然沒有這樣明確地給“普世價值”下定義，但他們說的“普世價值”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否則不會說中國必須實行“普世價值”、“不應自外於普世價值”等等這樣的話。

如果這樣理解“普世價值”，那麼，他們關於“普世價值”的論斷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他們說的價值觀念是普世的，那麼中國早就應該是贊成並實踐了的，怎麼會“自外於”這種價值觀念呢？反過來說，既然擁有 13 億人的中國不贊成、或沒有實行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這種價值觀念怎麼能說是“普世”的呢？顯然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並不真正是“普世”的，而只是一部分人的價值觀念。

倒還是某些西方學者對這一點看得清楚一些。按照我國鼓吹

“普世價值”的人的說法，英、美、法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博愛、法制等等是“普世價值”，中國必須遵行。然而恰恰是這些國家的某些學者對這些價值觀念的普世性表示懷疑。法國前外長韋德里納與法國國際和戰略關係研究所所長博尼法斯在新近聯合出版的新書《全球地圖冊》中，就談到了這個問題。有人質疑韋德里納是否“過於偏激”地放棄了人權、自由和民主等“普世價值”，他對此回答說：“我一直堅信和捍衛這些價值，但我不無傷感地告訴您，西方世界十億人口在全球 60 億人口中佔少數，我們認定的‘普世價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現在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價值觀。”顯然，得不到大多數人認同的價值不能算是普世的，這一點，連一些西方學者也是承認的，而我國某些學者卻閉著眼睛不承認這一點。

可見，他們鼓吹的那些價值觀念的普世性是自封的，並不真的就是普世的，其目的是想藉口“普世性”把那些價值觀念強加給別人。

### 價值觀念從來都是具體的，抽象的共同 的價值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獨立存在

價值，是指客體對主體的意義和作用。同一種事物，對不同的人來說，意義和作用是不一樣的，價值因人而異。這是因為，人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人是在社會中進行生產和生活的，脫離社會的個人無法生存。像魯濱遜那樣不同其他人發生關係的人，只存在於傳奇小說裡，現實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在生產和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必然發生一定的社會關係。由於人們在社會關係中的

地位不一樣（在階級社會裡就形成不同的階級），追求的利益也不一樣，所以不同的人對同一種事物的價值判斷必然也是不同的。這就是說，價值總是具體的。

當然，為了使社會正常運轉，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人們也會形成一些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這些行為規範或者是約定俗成的，或者是由法律規定的），即存在某種共同的價值觀念，<sup>1</sup>但是即使是公認的行為規範，不同的人也賦予不同的內涵。鼓吹“普世價值”的人往往把不同階級、不同的人群存在的價值觀念中的共同點，抽象出來把它叫做“普世價值”。例如，資產階級講民主，無產階級也講民主，這兩種民主的性質和內容是根本不同的，但兩者之間也有一些共同之處，有人就把共同點抽象出來，然後把民主說成是“普世價值”，籠統地說“民主是個好東西”。

但是，這種抽象的民主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獨立存在的。從哲學上講，共性寓於個性之中，沒有脫離了個性而獨立存在的共性，共性總是與個性結合在一起，總是體現在個性中。人們可以在思維中把不同事物的共同點抽象出來，形成概念，但能夠在現實生活中看得見、摸得著的只是個性的東西。打一個比方，人們可以從各種各樣的具體水果（蘋果、桔子、梨、香蕉等等）中抽象出共性的東西，把它概括為水果，但在市場上只能買到具體的水果，而買不到抽象的水果，因為水果這一概念只存在於具體的水果中。同樣，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抽象的民主、自由等等也是不存在的，毛澤東說過：“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

---

<sup>1</sup> 順便說一下，這種必須遵守的社會規範也並不是普世的，即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並遵循的，因為總有一些人不贊成並違反這種規範。例如，在汶川地震中的“範跑跑”就反對拯救他人生命這一家公認的行為規範，而某些人還表示贊成他的這種觀點。

裡，有了剝削階級的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他還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sup>2</sup>

正因為這樣，鄧小平針對我國存在的民主發揚不夠的問題，在提出“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後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的同時，強調“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區分開來”。<sup>3</sup>他明確指出，有的人講的“民主化”的含義不十分清楚，“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sup>4</sup>不能抽象地談論民主，不區分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更不能說，只要主張民主，不管是什麼性質的民主，就都是社會主義。

其實，歷史上早就有人鼓吹抽象的民主，考茨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考茨基在反對十月革命勝利後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性質的蘇維埃政權時，宣傳所謂的“純粹民主”，也就是抽象的、普世的民主。列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考茨基談論“純粹民主”的目的是“矇騙工人，以便迴避現代民主即資本主義民主的資產階級實

---

<sup>2</sup>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8、209頁。

<sup>3</sup>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6頁。

<sup>4</sup>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0頁。

質。”<sup>5</sup> 近 90 年過去了，列寧這一論斷，今天讀來，仿佛就是針對眼前鼓吹“普世價值”的人說的！

很明顯，某些人使勁鼓吹的“普世價值”，並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的。價值，在階級社會裡是具有階級性的，不過他們把特定階級的價值觀念冒充為“普世”的價值觀念罷了。這種手法卻很能迷惑人的：一宣佈是“普世”的，不明底細的人，誰還會反對呢！

### 價值的內涵是由社會經濟關係決定的， 因而沒有永恆的價值

人們對客觀事物的價值判斷，是一種觀念，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它的內涵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因此，價值觀念的內容、人們的價值判斷的標準，是隨著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在不同的社會經濟關係下，人們賦予同一個價值觀念以完全不同的內涵。也就是說，價值是歷史的，而不是永恆的、不變的。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看，沒有普遍地適用於一切社會的永恆的價值。馬克思恩格斯曾針對共產黨要廢除“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永恆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的責難，特地指出：“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瞭解的嗎？”“至今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謂的“永恆真理”反映的恰恰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

---

<sup>5</sup> 〈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第 600、601 頁。

這一事實，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sup>6</sup>

人們喜歡議論公平，把它說成是永恆的、人人都追求的東西，似乎這就是普世的價值觀念了。試問，有誰不贊成公平呢？然而抽象的、適用於一切社會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恩格斯在批評蒲魯東小資產階級的“永恆的公平”時，給公平下過一個經典性的定義。他說：公平“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係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恆公平的破壞。所以關於永恆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伯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sup>7</sup>

馬克思在批評拉薩爾的“公平的分配”時，用提問的方式闡述了自己關於公平問題的觀點，這一觀點同恩格斯是完全一樣的。他說：“什麼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惟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係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係中產生出法的關係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於‘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sup>8</sup>

公平，作為人們的一種觀念，是經濟關係的反映。不存在某種永恆不變的、超越社會經濟關係的公平，在不同社會制度下，

<sup>6</sup>〈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293頁。

<sup>7</sup>〈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頁。

<sup>8</sup>〈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02頁。

公平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奴隸社會有奴隸社會的公平標準，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的公平標準，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如果用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去衡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情，那是荒唐可笑的。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等等觀念，我們也應該這樣去理解。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

鼓吹“普世價值”的人是歷史唯心主義者，他們不是根據社會經濟關係來確定價值的內容，而是倒過來，預先先驗地確定了所謂的“普世”的價值觀念（這有點像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然後根據這些“普世”的價值觀念來判斷現實社會的是非對錯，進而要求按照這些“普世價值”來安排社會關係。他們從來不回答他們所主張的抽象的、適用於一切社會的“普世價值”是哪兒來的，仿佛這是一生下來就必然具有的，是人的本性，或者是上帝賦予的，“天賦人權”。其實他們鼓吹的“普世價值”並不是人人所固有的，或上帝賦予的，而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決定的。看一看他們“普世價值”的具體內容，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他們正是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民主、自由、人權、公平等等稱之為“普世價值”的，而這些價值觀念的內涵不就是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關係嗎？他們之所以拼命否認他們所鼓吹的“普世價值”有姓“社”姓“資”的區別，恰恰是因為那裡存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

## 鼓吹“普世價值”目的是想改變 我國社會發展的方向道路

其實，鼓吹“普世價值”並不什麼學術問題，而是有著鮮明



的政治目的的。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有一股勢力，想把我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意識形態領域始終存在著尖銳的鬥爭，這種鬥爭的集中表現就是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由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國內的環境，這種鬥爭將長期存在，鄧小平估計，直到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之前這種鬥爭都不會停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手法可以不斷變化，可以宣傳新自由主義，也可以宣傳民主社會主義，最近又冒出個“普世價值”，但萬變不離其宗，其矛頭都是指向四項基本原則。鼓吹“普世價值”的人，把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等封為“普世價值”，然後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指責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然後要求按照資本主義的標準改造中國，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成資本主義。他們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政黨輪流執政制度當作普世的、惟一的民主制度，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共同協商的制度，說這是“另搞一套”，要求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他們竭力歪曲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把它同民主對立起來，鼓吹西方的甚至臺灣的所謂的“憲政”制度；他們宣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而私有制是最合理的、永恆的，私有產權是普世的，要求在經濟上實行私有化；他們把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宣佈為人類共同的核心價值，要求放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如此等等，矛頭所向，十分清楚。最可笑的是，他們居然把在共產黨領導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取得的抗震救災的偉大勝利，無中生有地說成是實施“普世價值”的結果，宣佈中國走到了拐點，即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拐到西方的“主流”社會去。這哪裡是討論學術問題，分明是赤裸裸地要求徹底的資本主義化。

有一位領導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了“普世價值”的實質，他說，所謂“普世價值”就是美國的價值，美國想用他們的價值觀改造世界。真是一語中的！大量事實證明，美國正在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旗號，在全世界到處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念，把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組織起來，通過街頭政治的辦法，搞顏色革命，推翻不符合美國意願和利益的政府。這就是“普世價值”的功用。這方面的例證，比比皆是，無須贅述。

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推行“普世價值”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呢？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充分展示了這一點。大家知道，戈爾巴喬夫是十分推崇“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即“普世價值”的，他認為“新思維”的核心就是“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sup>9</sup>他把法國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追求的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當作全人類共同的價值，甚至認為俄國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過是法國大革命的回聲。他按照“全人類共同價值”改造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結果造成了亡黨亡國的悲劇。蘇東劇變充分揭示了他所鼓吹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即“普世價值”）的實質。這件事情過去不過20年，難道我們就忘了不成？

在蘇東劇變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緊在我國推行西化分化戰略，力圖使我國發生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和平演變。其中一個重要手法就是在我國宣傳和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進而按照這種價值觀念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內那些把美國的價值觀念當作“普世價值”，並使勁加以鼓吹的人，正好適應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對我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

---

<sup>9</sup> 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新華出版社1987年，第183頁。

## 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

當前出現一股使勁鼓吹“普世價值”的歪風，並不是偶然的。一股思潮的出現總有它的根源，我們可以從當前國際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中找到鼓吹“普世價值”這股風的源頭。我們不來全面分析這個問題，而只想從我們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角度談一點想法。在一次討論“普世價值”問題的研討會上，有的同志提到，只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可以看到鼓吹“普世價值”的實質及其錯誤所在。但是近來多年不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甚至把它當作宣傳思想教育工作的禁區，這就導致很多人看不清“普世價值”的階級實質，陷入了抽象的價值觀念的泥坑，分辯不了是非，引起了許多思想混亂，這是“普世價值”得以氾濫的一個認識方面的原因。我非常贊成這一看法。

有人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同以階級鬥爭為綱混淆在一起，仿佛否定階級鬥爭為綱就不能再講階級分析了。這是極大的誤解。毫無疑問，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主義制度已經建立，大規模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的情況下，黨的工作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錯誤的。然而由於國際環境和國內的因素，階級鬥爭仍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因此，我們還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江澤民曾經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於階級鬥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鬥爭的複雜政治

現象的一把鑰匙。”<sup>10</sup> 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意識形態領域的種種現象。在階級分析方法面前，那些使勁鼓吹“普世價值”的人就會現出原形，暴露出他們的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

---

<sup>1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第 4 頁。